伊江筆錄

熊光通籍後即由中書入直樞廷雖爲時政匯集之所而軍機
設自雍正八年不特
國初文獻闕如即雍正年間檔案因恭修
憲廟實錄經館臣移取存者寥寥時退直之暇爲應試禮闈計
未及留心乾隆戊戌洊陞侍讀頻歲隨阿文成公讞獄治河跋
涉陝甘齊豫江浙等省舍館一定阿每述
國家掌故遂得恭聞
列聖宏規暨名卿偉績心焉識之嘉慶二年後猥
荷
兩朝恩遇遞承前席
簡畀連圻偶遇盤錯靜繹文成緒論斟酌措置差免愆尤始覺

坐言起行道在邇而非必求諸遠也迨已巳秋効力伊江就所記憶逐條錄出旋蒙

賜環再官郎署自揣衰病侵尋實難再任驅馳請假歸里閉戶養痾因念文成遺訓有繫

國計民生且多記注所未載湮沒良爲可惜此外余宦遊所到

江浙復爲幼齡生長誦習舊地目染耳濡參諸志乘似非虛假並附錄焉事以

本朝爲斷熊光才識膚淺作固未遑述亦滋陋不得不竊取見聞傳聞之義又有其人雖獲戾而其事尚可師意存節取彙成一冊命大兒華基繕寫存留我子孫將來倘不能繼起爲

國宣猷即匹夫行善於鄉亦足資是則之一助若謂退而著書

思操筆削是僭且妄則吾豈敢熊光自識

伊江筆錄序

槐江吳公所著書三種曰伊江筆錄曰春明雜錄曰薊溪雜錄述乾嘉時故事而諸老之訏謨碩畫亦並著焉下至窮鄉僻壤一節之善靡弗紀也其文雖未芟潤其用意蓋深且遠矣伊江筆錄中載暎咭唎入澳門事其畧曰暎夷以刼掠爲事自准入貢後藉

天朝聲勢壟斷各國貿易而彼國養兵之費實從商稅抽分欲制其死命莫若封關封關則商稅絕商稅絕則彼之兵費無所出特不可輕與戰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必受其害又推論洋銀之弊鐘表之弊鴉片烟之弊其言深切著明公雖以是獲咎免歸然卽其持論以推見公之用心其措置豈漫然而已哉道

光二十年後逆夷肆熖流毒寖廣

宣廟赫然震怒絕其互市而大臣林文忠實稟

廟謨舉所謂夷貨者盡以畀之炎火當是時君臣一德豫順以

動信可以昭告

天祖蕩滌邪穢矣而海疆大吏不能奉宣威德一誤再誤馴至

不可收拾嗚呼

宣廟之怒為天下萬世計也諸臣之誤苟且於目前而已公之去官在嘉慶戊辰距海夷起釁時尚遠而已歷歷言之如此信乎所謂通敏有特識者歟此書向未栞布餘於公之曾孫鴻綸處見之感慨時事因揭公之先見以告來者同治十二年正月六日常熟翁同龢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 例晉榮祿大夫兵部武選司主事 欽加四品卿銜前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湖廣直隸兩廣總督槐江吳公墓志銘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年愚姪潘世恩譔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再姪吳鍾駿書丹并篆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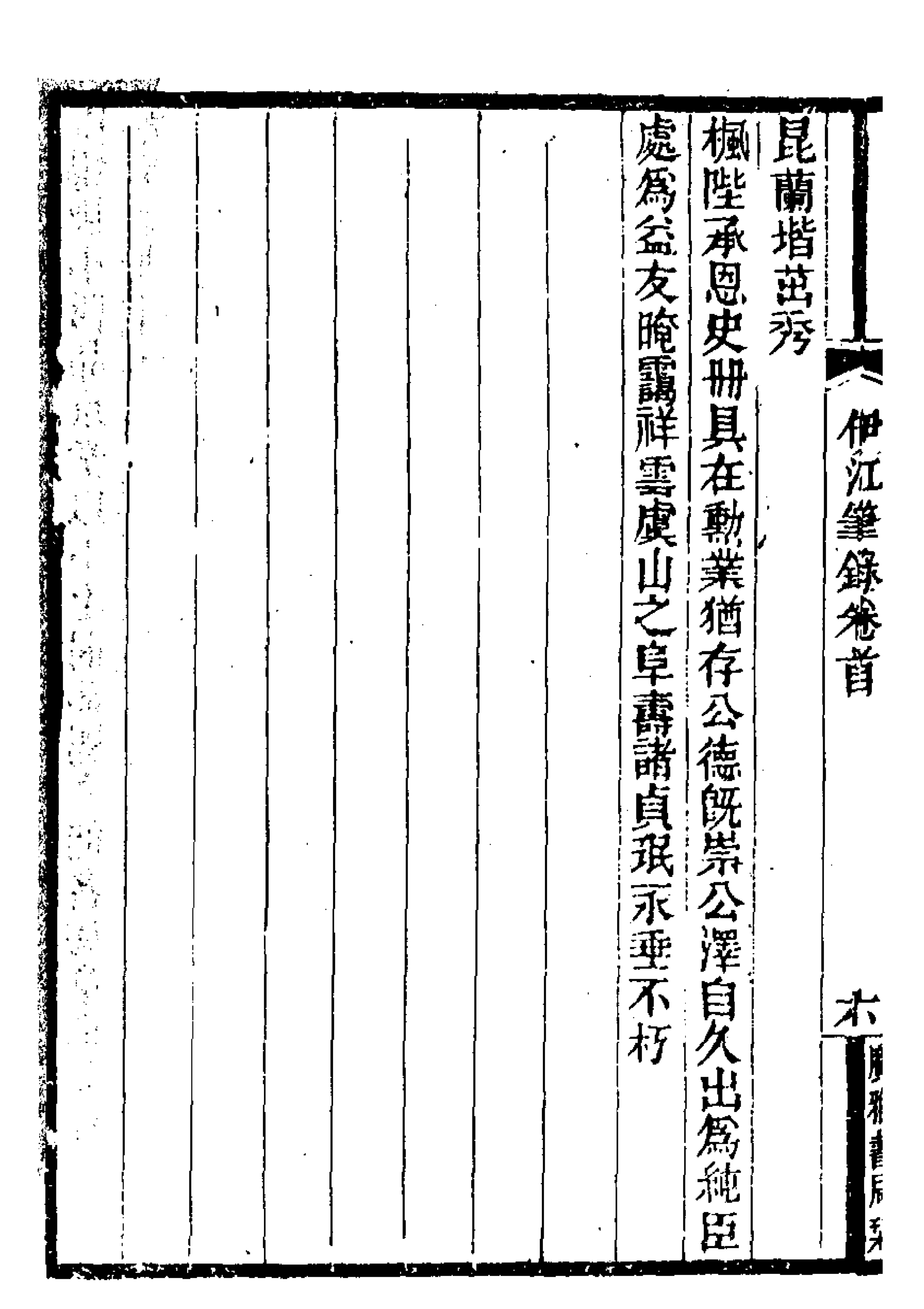
余昔陳情告養歸田公已解組在籍與先伯父贈尚書榕皐公同年往來契密因知公行實最深嗣予繫官於朝郵書無間道光癸巳二月公以老壽終於家春秋八十有四其孤華基等卜葬有期先以家傳寄京師來請銘予於公爲年家子曷敢以不文辭公諱熊光字望崑號槐江又號密園先世居安徽休邑之

大斐村曾祖諱國敵祖諱宏祖考諱敬俱贈資政大夫妣氏金贈夫人贈公由休城遷昭文生丈夫子四公居三幼而岐嶷警敏異常冲齡失恃禀承庭訓年十八補府庠博士弟子員乾隆戊子登賢書己丑壬辰禮闈兩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己亥冬陞侍讀時公仲兄竹橋先生成進士入翰林公從弟純甫以第一人及第而公終以不獲甲科爲憾辛丑陞刑部雲南司郎中旋調浙江司郎中甲辰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午轉掌四川道御史己酉春補工科給事中是年秋贈公没奔喪歸葬壬子服闋入都補戶科掌印給事中仍在軍機處行走嘉慶元年九月陞鴻臚寺少卿復遷通政司參議丁巳閏六月扈從灤陽

賞加三品卿銜承宣
綸旨是年十二月補直隸布政使己未三月陞授河南巡撫時
賊匪張漢潮等在豫滋擾公鼓勵將弁踴躍爭先賊衆敗竄豫
境安全奉
旨賞戴花翎照一等軍功例加三級辛酉補授兩湖總督復以
軍功晉
太子少保銜乙丑六月調補直隸總督扈
蹕陪京差次
賞穿黃馬褂旋調兩廣總督嗣因暎咭唎之事部議鐫職己巳
三月卜宅於郡之平橋命眷屬居予身柢戍庚午七月奉
恩旨賜環以六部主事用次年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

告假回籍道光戊子復遇賓興大府入告　詔加四品卿銜重宴鹿鳴公敭歷中外經四十年方其值樞廷也隨福郡王查勘運河者三隨阿文成公讞案甘肅者一讞案浙東者二又隨辦理豫東漫工者四隨和相國讞案滇南者一及其膺封疆也撫豫則剿滅賊匪劉之協等督楚則殲除首逆蒲添寶等移節兩粵時又值蔡逆滋擾公同李忠壯公會剿進師閩粵人心爲之安堵歸里後閉戶養痾黜華崇實享林泉之福者閱二十載可謂出處兩全世罕其匹著有伊江手錄春明雜錄封溪雜錄共四卷詩集十二卷配金夫人先卒簉室劉氏孔氏劉氏鄧氏子二華基候選太常寺博士劉安人出淑基業儒劉孺人出女七長適光祿寺署正崑山李存厚次適二

品廕生戶部廣東司主事青陽王元林長蘆候補運判元和姜廷瑞雲南廣通縣知縣上海趙林國子監典籍陽湖盛思敏長蘆石碑場鹽大使保舉知縣桐城方司穎乙酉拔貢清河縣訓導鎮洋李汝嶠孫一兆詵昭庠附貢生孫女六曾孫一篆殤曾孫女一華基等卽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虞山北麓之吉阡銘曰吾吳望族厥惟延陵至德之後公乃挺興靈襟峻嶷識宇嚴凝有善必錄有功不矜節鉞鼎猷封圻震肅拔一品服作八州督旁午羽書鄰庚輪軸能讓人先勞惟公獨勚歷中外卌載而還林泉娛老清福優閒如韓魏國如白香山公其繼之卓絕塵寰榜越廿科年逾八秩鹿宴重開龍門倡率崧嶽歸眞聲名洋溢惟直斯剛惟寬斯栗公有賜書以貽子孫公有彝訓以裕後



昆蘭堦茁秀

楓陛承恩史册具在勳業猶存公德旣崇公澤自久出爲純臣

處爲益友晻靄祥雲虞山之阜壽諸貞珉永垂不朽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爲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爲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爲歙爲休寧始居休爲唐左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環珠村又析大斐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旵別字槐江考諱敬貢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隸休贈公初至蘇僑寓郡南桃花塢實誕公既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人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

公造日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于門下選三品以上宏達親信者爲軍機大

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
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絕
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爲政府其
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擬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
即爲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讞浙閩
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
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于
廷寄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
積不平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
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仝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傅公任侍郎日久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傅公識度或未勝大受簾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决機
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其所爲出授直
隸布政使已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戸刑步軍統領各衙門日
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憝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
條更正之
睿廟得公奏即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
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會同各省領兵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旣回省視事有以收受沔陽知州泰泰金及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涖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許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

入粵撫孫玉廷言嘗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
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
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濕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氣劇力疾治事
而
溫綸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暎咭唎兵
輪十三隻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剌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
三板船入省河聲稱咈蘭哂欺凌大西洋欲奪澳門暎咭唎素
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幫同防護而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
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
匪氛雖獲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為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

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椗奉嚴議奪職効力南河己巳春公行抵蘇城買宅城東之平橋居眷口乃赴工會文敏爲後督有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葸懦覆奏遂逮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政柄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揆席嘗與予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謫戍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

初入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
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
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于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
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董師相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畧無可觀者今
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對曰此
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目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屆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丘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偪糞船擠𥫗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先帝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撟舌良久迺曰老夫見聞所親畧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戊寅己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聖王之大柄而其柄寄于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有裨于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有益于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咨會亦至命公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

公即日受詞而騈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眾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賊間訊之皆間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不逐利能用眾老夫以訊馘知之專薦得請而部賄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之知

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華基太常寺博士次銘基孫一兆詵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公著伊江筆錄春明雜錄葑溪雜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者每見余輒爲余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華基取閱耳公未晬失恃弱冠宦游違定省時切鮮民之慽故營生壙于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者也公旣卒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爲墓碑題曰故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躓豫楚持尨俯同羣碎以刈蓬蒿逾嶺遘疢嗟哉毒淫戚用不振予懷風議請于公碑爲大臣紀

伊江筆錄上編

昭文　吳熊光　槐江

阿文成云

國朝定鼎後

章聖晚年專與范文肅王文靖等日以談論道學為事仰窺

聖意以海宇既定士大夫為百姓所矜式遂以講學為默化潛

孚之術而中外士庶皆知嚮往孟子云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此徵開國規模迥非前代所能

及矣

又云康熙年間臺灣蠢動閩省題報到日

仁廟正率

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臺灣全臺失陷仍

諭令該部知道

諸皇子奏似應降諭

仁廟射而不答射畢回宮始

召諸皇子諭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

提鎭原爲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

悉合海外情形該督等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

以此見大聖人燮𠉀慮遠爲不可及

又云臺灣平定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

憲廟諭云臺灣遠隔重洋非內地可比此次之易于收復者亦

因賊匪無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嵎抗拒豈不更費兵力

聖謨周遠符於

仁廟令該處久隸版圖郡縣城猶用笏竹與內地不同

世祖親政後湖北曹本榮以聖學疏應陳言　詔選司業尋充

日講官

上一日讀孟子人知之亦囂囂顧榮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

順治十二年

特降諭旨令訪求眞儒並諭大小各官留心學問熊光任軍機

時恭聆

純廟諭云太監止供役使其言豈足採擇卽有一二眞實之語

亦係先爲嘗試若遂信之必借此行私此輩斷不可訪以公事

伏見
本朝宮闈嚴肅爲從來所未有
純廟之防微杜漸尤屬卓絕千古
乾隆年間每年蒙古赴山莊祝
嘏十二月年班進京
純廟必優加賞賚並與之談論家常如待子孫者然所以各部
落王公等心悅誠服至今感戴
海超勇公蘭察未免見小和相珅與之齟齬一日于
純廟前訐其在甘肅剿賊回京收受皮張等物
上諭云海蘭察能殺賊皮張收以禦寒又何必詰責汝等既不
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乎大哉

聖言無怪勛臣之爭先効命也
本朝遇有水旱偏災定例不待部覆先動項撫䘏補行具題又
奉
仁廟諭旨永不加賦是以山灣水角靡不開墾承平百六十餘
年生齒日繁閭閻不至艱食
列聖深仁厚澤洵爲千古難逢
國朝初年浙江漕糧尙設有收頭及免戸未免魚肉小民康熙
六年始定官收官兌之法每漕百石加耗米五石銀十兩積弊
始除至白糧前明係屬民運僉派殷戸充當糧長大抵八石運
米一石充糧長者往往破家順治二年御史趙允題改官運以
甦民困然猶分款徵收白糧視漕米究艱于完納康熙二十年

將額徵漕米一律徵收官揀好米舂辦民始不知從前辦白之
苦矣

阿文成云
純廟壯年曾患癬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始復維時
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
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即回宮住宿以此見
賢后之德媲美后妃而
上之加恩后家毫無私昵也

又云三藩未滋事以前
仁廟偶思營建時馬相齊管理戶部
上向詢有項可動否馬相奏云戶部無項而止未幾吳藩滋事

上憂及帑項空虛馬相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馬相奏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營建用去
有急將何應用
上又慮及徵發倉猝兵食難于接濟馬相奏云此時軍行甚速
只可令其就食民間隨後派官攜銀趕赴沿途歸還百姓不能
拘于常例彼時遂權宜照行得以無誤此見開國大臣爲能斟
酌緩急通權達變也
又云康熙年間浙省沿海有與盜通者其事敗露
命馬相往查相到浙承辦各官搜出名簿呈送相閱簿中不下
數萬人遂付之一炬承辦各官駭愕失措相云我當躬任其咎
與爾等無干回京奏云此時國家初定止可戢案了案若案簿

搜索不特眾心惶惶別滋事端且恐濫及無辜遂蒙
聖鑒免究沿海迄今無事馬相子孫之盛實由於此
又云鄂相爾泰每日退朝凡送稿司員及筆帖式等均延至書室侍坐鄂相或詢以稿中案由或談他事以觀其才具公戡定苗疆勛績最著復留意人才如此又先在江蘇布政使任內奏減蘇松賦額四十五萬松江馮棁有詩頌之馮在鄂幕詠牡丹有詩到清平能動主花雖富貴不驕人之句雋而能切
康通參綸鈞云其尊人河帥公基田為孫文定嘉淦之族孫壻康初謁見時文定諭以汝知我一生為人好在何處康以正直清廉對文定云我一生由人如何害我我總不肯害人文定向屬矯矯其存心如此洵不可及

阿文勤克敦管理刑部時各司屢請纂修則例不准文成時已出仕刑曹因逸文成于過庭時代稟文成允爲請示文勤不對文成惶然越日侍側復云某日某爲某事請示大人不置可否某未喻其故乞明示文勤喟然歎曰汝亦何不曉事若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者係一時權宜止辟起見但隨案過非必引以爲例若一經纂入例內則刑官當援照定擬每年刑人益多豈尙德緩刑之道文成每述及此猶有慼色並以其生平建樹由於先澤云

劉文正統勳督辦楊橋漫口專用進埽之法晝夜駐工催趲不遺餘力僅數旬而藏事有疑其太急者不知文正洞悉河工向爲利藪若寬以時日工員心存侵漁必至耽延故嚴加督課使

之坐卧不安方得剋期完竣又近年堵築漫口江南河員多用
軟鑲較下埽爲迅速一經口窄水長往往失事不如下埽之高
大完整水難漂刷更足見文正之練達也
舒文襄赫德留綠事有
旨即於新疆正法來相保以人才難得力爲懇求
純廟諭云旨已馳發如何追得回來來相奏云如蒙
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始蒙
允准來相之子日行八百里趕上前
旨文襄遂得寬釋仰見
純廟愛惜人才來相善體
聖心不憚批鱗陳懇也

阿文成云兆公惠進討回疆被困時卽發令將軍中疲瘦駝馬宰殺曬晾充糧隨征各官以駝馬爲行軍脚力不宜宰殺進諫兆公不准彼時惟舒文襄駐兵之處距大軍爲近兆公隨密札文襄云尊處帶兵無多若冒昧來援必一併受困我軍儘能堅守數月可待阿果毅公里袞到後兵力齊集再來夾攻文襄照辦與阿會合前進賊圍頓解南路蕩平事後有問之兆公者公云疲瘦駝馬存于軍中不特不足以資脚力且需餵養徒糜糧草宰殺晾曬乾肉亦可充糧始能與賊相持時日舒某駐劄既近不救恐干

睿詰救而兵力未足無益有害我之與札所以安其心也以此見大將行兵識見超卓克奏膚功有由來矣

阿文成云

純廟常諭傅文忠恒以佛法清淨亦有裨益令文忠學習文忠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

皇上天亶聰明尚有時嗔怒况臣庸愚學之豈能獲益又一日進見

上偶獎及魏徵敢諫文忠奏云魏徵每欸規諫唐太宗不但不怒還有重賞是魏徵亦見諫得便宜故不憚直陳此二節大臣進言可法

劉鴻臚謹之云尹文端繼善晚年與傅文忠意見未能水乳文忠奏

命征緬時文端力奏傅重旅非所嫻習况係首相派令前往若

不克集事於國體有關再四諫阻至于流涕可見文端忠藎不
以私廢公也
阿果毅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然隨收隨藏從
不以示人因此稔知法和尚之惡立斃杖下而此外細事從不
苛求京城貼然前後執金吾者罕有其比
舒文襄由伊犂將軍入相路過烏魯木齊見都統索諾木策凌
署內房屋踰制立命拆毀並以倉儲之弊向戒及過蘭州又慮
監糧釀成大獄勸勒督爾謹作速停止乃二人不知遵改均罹
重典且貽害多人始知老成之言當奉爲藥石也
阿文成于征緬時傅文忠爲經畧誤聽人言欲由間道進兵文
成以緬地多雨且瘴氣將發由間不宜力爭文忠不聽以致官

兵染瘴死者甚多文成由他道前進接應始得全軍而返按征緬時文成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九月舟成出江經略亦至公逆知賊必迎拒先以兵伏江滸之甘立寨居期賊果從猛戛拒戰寨兵舉礮擊之墜其三舟賊披靡潰散緬酋始懼而乞降

文成于征金川時帶兵無多忽遇賊匪擁至軍士駭愕文成命先佔險要搜括軍中礮位齊集排定裝置火藥鉛丸軍士請即開放文成止之賊既露面軍士哀請之文成仍不允准直待賊近一齊點放聲如雷轟斃賊無數賊即畏懼遠竄蓋機在呼吸若賊遠開放所斃無多不足以懼賊膽而全孤軍也

阿文成征金川時某日劄營已定傍晚忽傳令挪營將弁等以

天晩未便挪移力阻文成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將弁始從之然不免私相誹怨迨至昏夜大雨前此紮營之所水深丈餘幾至漂没將弁等始服因而請示文成云我見羣蟻移穴知係地熱將雨故耳此與裴行儉事相類而文成舉以示衆勝於唐臣矣

文成同福嘉勇康安海公蘭察明公亮劉補石峰堡叛回時某日回匪請降天將晩首逆等未出文成云是詐也傳令不准如再有出者卽開鎗擊打並以營盤北面兵單抽添協防營中譁然言文成不合時宜福海明亦勸之文成不允並發令箭云違者斬盡賊營與大營中隔一溝賊見大營北面兵單先出老弱誑誘是夜首逆等突出以老弱推塡溝中踹過欲向北面衝出

逃竄不料先已添兵鎗礮齊發仍回巢穴官軍次早乘勢進攻
縛醜擒渠始服文成之先見

阿文成于金川凱旋後
純廟諭云汝不特此次克建大勳前任伊犁將軍新疆一切章程皆汝手定功亦不小文成奏云新疆遠處西陲勢難久守且每年南北兩路需帑不下三百萬臣意新疆似宜以次收進將所用經費于東三省開墾酌分宗室旗人往彼駐劄免致流民佔種以固根本

上問云汝看新疆能守若干年文成奏云三十年爲一世以臣所見不過能守六十年

上以有六十年之遠欲慎重籌畫未即允行熊光曾以如何收

法請示文成云新疆本只當設衛州縣非宜收回之法應于烏魯木齊安駐重兵南北兩路仍聽回民等耕牧于烏魯木齊收其貢賦再相機以次向內移收所有兩路多餘官兵卽當先行酌撤云云熊光上年出口一路留心察詢目下情形移撤良非易易

上之愼重自有深心而近日大臣中如文成之歷練者似又乏人況熊光庸才曷敢輕議但曾聞文成之言必有所見誌此以備採擇

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

純廟用兵之初原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衆建而分其力可以銷亂萌息邊釁奈阿睦爾撒納懷異志遂至不果

乾隆年間京通兩倉存米充盈

上以久藏陳腐不如蠲免文成奏云漕異于錢非旦夕可達京師蠲免後設有水旱一時緩不濟急請仍免錢不免糧

上欲紓東南民力未准近因河患阻漕倉儲支絀文成有先見之明也

教匪滋事時官兵僉以鎗礮爲行軍利器文成云鎗礮於攻守實爲得力今教匪入山奔竄官兵背負鎗礮如何追躡賊蹤須用弧矢庶可集事輿論尚不以爲然迨予總督兩湖獲犯審訊據供賊營最畏索倫吉林兵弓箭故逃散未成事以此服文成用兵之卓有先見也

文成於行軍時遇有老兵或降人知地里情形及賊情者輒呼

入給以酒食令其席地而坐公與細談良久察其可用者酌加賞賚後在河工樁埽兵夫熟悉河務者亦仿此接待詢于蒭蕘者如是

文成云添兵不如添餉蓋必平日贍其身家而後臨事可用其死命又云綠營兵月餉無多不能不聽其兼習技藝營生凡將弁訓練時不必太早早則恐荒其生業且在教場買食未免耗費再南方多雨弓矢等受潮易壞須趁晴霽時演習公之體恤兵丁可謂周密矣

文成云閩兵性最蠻野曾隨出征沿途滋事文成擇其尤者一名正法衆遂帖然又文成在睢工督辦維時大壩引河集夫不下十餘萬搶竊案幾於無日不有適獲犯係另案拒捕傷人逃

匪立派員押赴工次杖斃亦卽安謐以此知大兵大工未便姑息從事海公蘭察在戎行日久每過大山遠遠瞭望卽知何處有路可通何處有水公嘗云天生山川俱有一定人不留心是以不知又見馬騾蹄跡卽知賊數多寡在蘭州勦捕撒拉爾逆回時予望見公退卻以爲託病公云汝年少書生豈知行兵凡軍旅須知彼知此見可而進若明曉喫虧尙不速退豈不徒傷士卒公以此每戰必克士卒亦樂爲之用

前侍郎齊召南籍隸台州

純廟南巡時有言天台雁宕之勝者

召見侍郎時詢及侍郎奏從未去過

上復詢以所居不遠因何未去侍郎奏云該處山勢甚險臣有

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去時
上奉侍
孝聖皇后南巡聞侍郎奏不復幸浙東
狄道令張若衡以請賑忤上官委解羊數十萬赴軍前度戈壁三百餘里水盡路迷人馬困甚若衡曰沙成阜者津其趾乃令役走推處鍤掘之果得水又令伏地夜聽輪蹄聲跡聲所在不十餘里遂得達是書生中亦有知此者
陳文恭宏謀官天津道時用放淤法化磽瘠為膏腴其在陝撫任內勸民挖井以備澆溉並種桑養蠶于地方均有裨益又粵西大吏虛報開墾累民賠糧亦經文恭密陳為桑梓除害尤不可及

方恪敏觀承官直督時不許淀沽下游民間私墾當時怨者頗多今下游淤墊水無所洩民始思之公所製義倉圖披閱之下各州縣四至及村莊烟戶一目了然又興建留養局所活貧民不少局成始生今總督維甸

書參撥麟在兩江總督任內凡遇出巡及查閱營伍輕騎減從可通水路處夜宿舟次不入行館朱文正珪任粵督時亦然予四任督撫照此而行雖未必弊絶風清地方究多減省近日閩浙總督汪志伊出巡亦頗能減省

八旗兵丁有將應領錢糧扣繳祖父賠項者乾隆年間每十五年清查一次

降旨豁免迨五十一年久已過期曹大司農文埴查明正欲會

同奏請適荷
召對垂詢卽以面奏
純廟令告知軍機繕旨豁免和相以大司農未先與商壓擱不
行半月之後
上復令大司農隨軍機進見詢以前此所奏內有八旗官員否
大司農奏皆係兵丁並無官員卽
降旨豁免後數日又
召見大司農密諭以和奏爾聽受八旗官員慫慂是以遲遲未
行此等語朕斷不聽迨大司農之子繼掌度支後澤無窮而
純廟之加惠八旗保全大臣亦爲亘古未有也
滇省解銅官員賠累甚多前此部中秤短銅斤皆令解員賠補

足數始准回滇在京守候艱苦備至委員等向松少農籲求
准先回滇將短銅隨後搭解松少農恐和相掣肘即單銜具奏
蒙荷
允准解員得以少甦
勦捕撒拉爾逆回時賊于華林山砌卡死守屢攻不破明公亮
有家奴云瞭見每次進兵賊在卡抗拒兵退賊亦回巢何不分
兵前往一半佯為撤退一半埋伏左近待賊回巢迅往攻撲必
可得手公告知文成照辦果破賊卡一舉蕆事可知行軍貴集
思廣益也
撒拉爾先直犯蘭州省城督標兵為勒督爾謹帶往循化不敷
防守藩司王廷贊代辦總督事務預調莊浪兵數百名至省捐

廉獎勵晝夜董率兵民嚴守始得無虞蘭州民至今思之

撒拉爾逆回由河州至省中隔一河奉

旨飭查賊何由得渡地方官以是近河六處村莊新教回民與賊潛通者為之紮筏濟渡覆奏

旨令明亮帶兵先往將該村莊勦洗風聞實係勒督帶兵赴循船未撤回被賊搶渡因無確據可參阿文成密奏以賊尚負嵎抗拒若先辦此六村莊恐新教聞風蠢動更添羽翼請俟平賊後移兵往勦並先派員前往密查六村莊內實在通賊者無多拏獲奏明正法其餘良善皆免

三省教匪滋事之始

純廟令軍機寄信各督撫于辦賊後嚴查邪教以淨根株 熊光

言于和相以外省辦事不密設習教者聞知畏懼是驅之從賊大有關係應奏請緩辦和相不以爲然（熊光）因和相前偕阿文成赴甘會銜出示以大軍止于辦賊不問新舊賊營解散甚多引以爲證和相意動亦允緩辦會福嘉勇與和相弟琳在楚南誤聽人言張皇其事密札寄相相意變仍令繕發各省果發房通行以致邪教紛紛從賊相繼蠢動十年之久僅能藏事先是福和兩人辦理黔楚苗由鎮筸帶兵往丞綏于苗寨外繞路前進旬月即可收復適值

純廟召見軍機諭及福已封公若再成功如何加恩本朝有異姓封王者否軍機大臣奏國初揚古利曾封王爵

上命查傳送閱嗣係歿後追封

諭云是不足爲例史傳未進以前和相與福尙書長安已將前

諭寄福等知悉嘉勇遂思建樹邀

恩商之德侯楞泰德云若以塞外收復其功小須穿寨進兵蕩平苗境如金川之改新疆則功大可得王封福誤聽德言勞師糜餉傷折兵民竟無寸效而楚北官兵大半調赴南省以致教匪乘虛竊發釀成巨患事之成敗雖有數存而大臣貪功一言僨事可作前車之鑒

予初撫豫體察豫兵單弱實難勦捕大股賊匪遂專心防堵訪得由陝入豫止有要隘四處淅川官兵向駐西坪將富水關空出以致賊匪屢次闖入奏明移駐該省文武有以兵駐鄰境日久恐生變悱予者予不爲動二年中豫境安謐接任巡撫顏檢

照予所行迄至撤兵地方帖然

實郟教匪先經馬藩司慧裕帶兵進剿其精壯四百名悉行西竄自西入山隘口有過風樓掛鼓樓二處予初僅知過風樓隘口飭縣僱鄉勇三百名駐劄攔截迨予到魯山聞賊由掛鼓樓入山正在焦慮旋報賊至掛鼓樓爲該處居民據險擊散予星夜督兵前往分投搜捕將首夥要犯全獲地方安謐若非該處居民截擊縱賊入山必至棘手故奏明獎賞倘搜捕稍緩必復聚滋事行軍故貴神速也

予駐鄧州時有以賊匪欲由楚陝竄入豫境宜糾集鄉勇預備于四城貼招煽惑者州民惶惶赴州籲請予即出示現已奏調勁兵不日可到切勿張皇以安衆心未幾又有州民赴州密告

某鄉業插血訂盟于某日起事宜加防範予訊來人從前曾充鄉勇即杖責二十板逐出至日並無蠢動後獲劉之協審訊據供該犯匿于州境月餘見予不動聲色無從煽惑因竄他處始知貼招密告者皆其黨羽所爲愈信督撫不可輕舉妄動致墮

奸計

豫兵不宜遠駐陝境之言後曾上

聞仰賴

聖明垂訊朱文正文正奏云但看吳某到豫後二年之中無一賊竄入豫境即其成效兵不中制

上意遂定

寶郟教匪滋事地方官張皇稟報以現賊不下數千人並稱該

匪黨夥有十八盤每盤五百餘名予在盧氏一面帶兵前往一面嚴飭文武止就賊辦賊不得妄拏無辜未及一月首從全獲分别辦理日久在逃教首劉之協亦就獲解京蓋此次賊中丁壯實不滿四百名若紛紛株連又必如前此之激成事端矣由豫赴陝協防官兵二百餘名因陝省缺餉數月未給遂擅自回豫直待該兵將入豫境予始接陝省咨會即派員迎赴河干愷切曉諭令赴陝豫交界鎮將營盤隨同防堵兵丁一一聽命熊光即將缺餉實情並辦理情形由驛飛奏荷蒙

恩施僅令將為首者懲責仍准隨同本省官兵堵守不戮一人熊光在楚省德侯誤聽營弁探報以施南習教餘孽將訂期蠢動一面函致前來具奏並囑熊光速籌邊防熊光僅派妥員前

往密訪旋奉
旨垂詢熊光以該處地方安謐已久若紛紛往查文武奉行不善恐如從前之激變先行奏覆隨據委員查得係德差弁到彼生事被民毆打遂砌詞聳聽熊光又據實密陳仰蒙
聖鑒迄今撤兵該處無事

鄉勇惟楚省鄖西自相團結最為得力首逆姚之富齊王氏皆係該鄉勇勦滅然遷地弗良也此外鄉勇俱屬烏合予在房縣時鄉勇有糾眾攜械圍搶民寨者經該寨縛送三十餘人解到縣天已晚糧員請分別訊辦予云汝等但問他們是同去搶掠否次日糧員稟訊得糾搶屬實但罰不及眾請將為首者斬予即派員將三十餘人概行斬梟各鄉勇始不滋事此為軍令宜

嚴起見不得已也撤兵後川陝多將鄉勇撥改新兵予定見給
賞散歸幸値稔收全行分散嗣川陝新兵滋事楚省獨免此患
再建寨實避兵勇滋擾未能制賊死命蓋寨中無水被圍輒困
往往暗中資賊且防異日奸民佔寨抗拒近日粵東潮州即患
此故予在豫楚不主築寨也

嘉慶八年冬教匪尚未淨盡經畧參贊商議撤兵交各省就近
搜捕蓋經略等先在苗疆如此辦理不知苗匪戀其巢穴不敢
遠出教匪則朝東暮西日裹日眾情形不同况謂之餘匪皆習
戰眞賊若功虧一簣勢必死灰復燃重煩徵調是欲速轉遲欲
省轉費矣連摺詳陳仰蒙
允准而是年川陝兵先減撤經畧回京參贊在興漢境內連次

失利經畧復出熊光將留楚東三省馬兵二百名奏明送往僅得完事

楚省軍需嘉慶六年前開銷甚多迨大兵入境恒虞缺食予到楚因賊不敢出山將米運藏舊時民寨就近支應並省繁費用度大減於前而兵不缺食人問其故予曰凡辦事不過虛實緩急虛者准開則實者短缺緩者先支則急者短缺予則嚴爲稽察先其實者急者別無他術

予在楚獲首逆胡明遠崔宗和訊其帶兵大臣及各將內該犯等畏何人據供最畏楊侯遇春晝夜追勦不予以暇又畏總兵武隆阿緣該二犯連年裹掠營中營中有騾八百頭經武追及賊散出三百頭誘兵取騾乘間圖脫武嚴飭兵勇不准取騾躡

踪剿捕賊之驟頭全行撒散勢遂潰敗逃入楚省被獲則行兵不可貪財貪逸也

年大將軍羹堯征青海時忽一日傳令云官兵每人攜板片一塊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次日進兵遇塌子頭淤泥深坑國語呼爲塌子頭先將草束擲入上鋪板片軍行無阻蓋番人恃此阻隔不意大兵驟至遂破賊巢其用兵已有可取　又年征西藏時一夜在營觀書漏下三鼓忽聞疾風一陣年呼鈴下參將一員速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大獲帳下問何由知之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時必有驚之者去西南無十里有密樹林鳥多栖息意其中有賊兵驟至潛伏故鳥驚而起耳以此知之

陸撫曜宦山東運河道時値王倫滋事州牧請閉城門陸曰城內居民向係出城糴食賊尚遠遽將城門閉不特小民買食維艱且城外多回民是教之亂矣令照舊開門出入陸每日出城安諭暗中稽察閭誠帖然民感至今又湖南天旱陸方午食適特制軍昇額到署見其羹食皆菽乳菜蔬訝之陸以實告特素豪侈歸詈其奴悉撤庖舍豐腆固由陸之清德感人特知過即改後雖獲咎仍得令終亦未必不由于此

各省水利昔人良法萬勿輕改常熟白茆入江之道向多紆折後之挑者改爲取直又拆除舊壩以致潮汐湧灌水退沙停不久淤墊近聞劉河亦不通大舟三江已湮其二東南田畝安得不淹直隸淀沽亦多阻塞興挑之費爲數不貲書之以備司牧

者籌辦

豫撫何煟熟諳河務每年春汛公必親歷南北兩岸察看水勢即知伏秋二汛何處最著重應備土料若干何處次要應備土料若干逐一派定迨大汛時悉如所指毫無爽失公云河溜一定見春汛便可知大汛不特熟諳亦有天授也治水筌蹄云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始勢而稔全河之高下想何即用其法也

陶莊引河挑竣開放河督吳嗣爵改官少宰赴山東行在謝恩

傳

旨詰責吳叩頭請罪軍機繕片覆奏公於片內添水爭高低不

爭遠近八字于文襄以其近於爭辨勸令刪去公堅執不允並云將來恐倒灌更甚勿謂我緘默不言文襄未允詳悉轉奏嗣後河患疊出少宰之言未爲無見也

豫省睢工漫口予隨阿文成往築口門收至廿丈壩工已岌岌不能保守將弁請開引河維時康公基田以蘇臬赴豫幫辦康明河務豫省官問康康云向開引河口門不得過十丈蓋河壩相爲表裏口窄則水勢蓄高水高則引河易於刷成若遽開設引河淤墊所關匪細豫省皆信康言執不肯開文成問予予云向年合龍在冬臘水枯時今尚在秋杪河水猶盛若拘往例壩工必不能保況此次引河加深挑挖河水猶盛不比往年恐淤墊也文成遂親詣工測量河面高于引河七尺即命開放數日

合龍既合後河員遂相率漸弛予稟知文成督令連夜加土加料追壓堅實次日北風大發壩前水勢陡長幸壩已堅不至疏失又築壩工員往往先由淺水軟鑲進占及水長輒至搜後蟄塌須由深水進做方穩妥

又改築李六口壩工時工已險先已定期開放而河員等忽請改緩問其故則同詞支吾予密訪得因有術者云是日不利開放引河予查實稟明文成將術者逐去如期開放堵築竣事蓋河工如行兵不可拘泥陰陽也

河南河口倒灌予隨阿文成前往勘籌時總漕毓奇以淮河上游淤墊請挑引河業經奏准嗣并交文成就近查覆文成派予往勘途次文武見予各執一詞總到彼看了再定迨到盱眙看

得請挑之處南有山崖一道詢之土人以每年水大時高低若干彼云水高與崖相平並有漫上年分予測量崖頂與請挑引河處所高約三尺餘緣是年豫皖天旱淮源弱以致淮不敵黃斷無于三尺下挑河之理稟明文成具奏停止省帑十八萬餘次年淮水長運無阻又有以海口淤高請挑者文成問予予云海口自安阜以下堤廢後河無收束歸墟散漫致海潮西上淤進雲梯關內將及二百餘里今堤難驟復無論海口多嫩淤人無立足處且每日潮上兩次挾沙湧灌隨挑隨淤萬夫之力不敵一潮之壅恐徒勞罔濟文成亦曰然奏明緩籌

萬恭治水筌蹄及靳文襄治河書皆以海口勢不能濬惟在築堤束水以水攻沙予撫豫時每屆大汛前即嚴飭沿河地方官

上堤協防並札附近文武將該處晴雨有風無風按五日禀報一次兩年豫工無事盡汛員貪做工程冀圖沾潤往往不顧利害其呼應又不靈使地方官互相稽察又有附近文武將風雨禀報汛員等知巡撫處有案可稽倘有疏失如前揑飾必干嚴參彼此經心自然加意防範其生險之工地方官在彼民夫易集亦得剋期搶救免致漫決乃知河工雖由天數人事亦宜盡也

豫工料物向派各州縣採買民間賠累無窮靑龍崗漫口時河北道朱岐河陝道張有年告知富撫勒渾改爲借帑派員平買凡築壩挑河經費均奏准先借帑支用工竣按通省地畝分年攤征歸款以後漫工均照此行民累稍減

江南河道之壞已巳予過淮陰訪盱眙五壩損壞迄未修復淮水南洩不能遠出清口敵黃刷淤黃河大溜逕由運河入江亦不復東注海口予由清江渡河河已無溜此其明驗爲今之計惟有于河口築壩先劃開淸黃並趕修五壩引淸水出口運河南注以便刷深運河且使黃流不能南侵東注海口庶淸口以下河身亦免日漸淤高東南漕船可照前明盤壩法辦理一二年待壩工竣再照前啟壩渡黃否則運河淤高設淮黃並漲誠恐四瀆合爲一瀆淮揚一帶化成巨浸矣潘尙書季馴靳文襄輔其治河法總不出以堤束水藉水攻沙後人鮮能出其範圍仁和張留埜亦曾議及築壩又任給事中時請復天妃閘舊制俾淮全力注黃并于中河多建閘座節級啟閉盡閉諸減水壩

兩岸清水悉入黃河則淸口深通頗得治河關鍵

海公望挑濬昆明湖久而未成有老人指點云某處有泉穴四個應挑兩處泉出卽成湖其餘二處勿挑海急於求成普行挑挖越日老人來云湖雖速成日久有水患現在湖堤安設二銅牛處其堤面與京城女牆尺寸相平將來下游宜洩故宜急求預備也

浙江潮水逼塘北岸日圮趙恭毅申喬官浙時請興築易土爲石貫以鐵築子塘爲護興工前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致祭忽風潮大起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避趙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趙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後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

阮中丞元云浙西蕭山塘工有三江閘各口門可以洩內河之水入江浙西乍浦塘工似可仿照辦理以洩杭嘉湖內河伏秋盛漲此亦舊時三江內一江由浙分洩遺意

湖北巡撫陳詵將到任時夢見一人渾身皆血求申理公到即通查各屬有無似此可疑案查得某縣某氏謀死親夫案雖婦供認而其夫死時止有血污衣服及髮並無屍身案多疑竇隨親提細鞫據婦供伊夫捕魚鱉為生某日得三足鱉一頭回家交伊烹煮熟夫在外間獨食婦回房洗浴浴畢出見鱉食大半夫忽不見祗有衣髮揭衣有血一堆喊叫四鄰鄰執送官受刑不起供認謀害問擬極刑達部公又訊明捕得鱉處隨率縣親赴該處刨驗驗得該處有水坑一所往下刨挖又有一仰眠三

足巨鱉帶回署烹煮給犬食犬斃又試諸應死重囚亦然婦冤始雪衆云此名陰陽鱉其毒中人骨肉俱化但三足古謂之能未聞有毒惟向傳鱉有蛇化者食之亦能傷人此或是耳本草綱目載姚福庚巳編云太倉民家有食三足鱉而化爲血水者與此相類經黃令廷宣別取三足鱉給死囚食驗冤獄始明李時珍以爲不應如此但天壤之大何事不有姑存此以爲折獄者隨時留心審鞫

葉藩佩棻前在署河南開封府任內直隸山東喧傳有剪人辮髮之事嗣延至京師經步軍統領衙門獲犯詢據供自山東河南來河南未奏辦降

旨查詢阿撫恩哈惶悚通飭嚴拏葉訊問被剪者皆云不見影

辮剪後人即發暈不久仍醒無傷而報獲之犯皆差役妄拏毫
無確據葉禀阿云此等事見怪不怪其怪自滅若一涉張皇必
累無辜未幾畿輔亦無其事奉
旨以豫省鎮靜爲得體又于山東臬司任內臨清州水次糧船
經過停泊下午有曾經受雇水手康文貴等五人赴船探望船
戶留款酒飯五人向船借貸不允再四央懇仍未允借傍晚五
人氣忿口角奪取衣服數件而去船戶即妄報被盜該州未經
細審據以通報東撫率行入
告未幾獲犯委員訊加刑求誣認擬斬一名絞四名旋帶犯回
省交臬覆訊始得實情而東撫未免回護初奏業力爲主持將
康文貴擬絞其餘甯五等四名分別杖責釋放具奏照擬完結

又於湖南藩司任內有高治淸著滄浪鄉志書語多失檢其名
亦犯挑剔通省照悖逆案審辦業閱高書內有
聖治光隆德洋恩溥二語意在頌揚但未擡頭一併用紙粘簽
呈進
純廟閱至簽處以其人尙知沐浴
德輝非悖逆者比其未擡頭不過草野未諳體式竟予免究高
氏一家保全固由
聖德如天而業之善於斡旋功亦不小宜其後嗣科第聯綿也
錢文敏維城赴黔讞獄路過一廟有老僧靜坐見錢云可惜一
個狀元宰相作了孽不中用了錢亦不以爲然迨由黔回京患
病因憶僧言復向詢孽在何處僧云公係

內廷翰林職在文章華國乃一心講求刑名意圖見長躁進卽
此一念便干天和今悔已無及惟及早猛省尚可令終未幾文
敏大拇指忽生贅肉每日割片盈碟隨割隨長遂至不起昔人
云刑官之後不昌可不慎諸

梁相國治之父先在京開成衣鋪援例官刑部司獄每年承辦
囚衣必親監製絮用新綿相中戊辰殿撰洊歷綸扉秦學士大
士之父執役江寧行杖後杖上有血必爲洗淨其淤積處用磁
鋒割去告人云凡受杖時新血與積血相和往往潰爛傷命學
士亦中壬申殿撰二公微時如此用心後人俱發

香山碧雲寺泉路爲附近爆窰挖斷寺中無水管理三山大臣
具奏奉

旨命定親王往勘緣煤窰係管理步軍統領和珅請開其時定
親王兼攝步軍統領事務勘時窰戸私僱人于窰內戽水灌入
定親王不知也令加挑濬水即立至據以覆奏
純廟疑園亭官役訛索窰戸不遂故意堵塞即降
旨褫革交留京王大臣嚴訊文成派予與舒濂赴步軍統領衙
門會審審問一晝夜將園戸刑訊渠不能置辯司寇哈寧阿勸
予即據以定案予察園戸之供既非輸服且山泉如何能堵決
意且遲毋錯訪之園亭官福善云地底事誰知詳細惟某日窰
坍寺中立刻水斷求詳察予聞言即與舒密商請文成派員封
窰實情自見文成云此事疊奉
嚴旨和相又袒護煤戸若封窰仍未得實汝等亦將獲咎予云

獲咎不過去官若殺人娼人斷斷不敢文成遂照辦而媒尸之奸立破園亭官役得保全地底藏奸何由燭照甚矣讞獄之不可粗心也

嘉慶二年和相與總督梁肯堂不協巧詞從恿以熊光改授直藩欲令余舉發司庫虧空除夕履任元旦禱于神明雖膺盤錯斷不敢殺人以娼人嗣查係借欠有着奏上時幸蒙

純廟鑒察交軍機行文分别追賠未成大獄

予駐鄧州時州牧仇汝瑚盤獲奸細直認賊營令其過江探信冀圖偷渡予親提鞫並未用刑供無異詞但察其言象究有可疑因訊其何時離家家中尚有何人據供身入賊營數年僅有一子予令將該犯暫禁手繕密札令該犯原籍地方官訪查果

有一子向訊則供該犯本年二月始外出不知去向將伊子解
鄧審訊供與在籍時相符因令伊子暫立隔房聽訊伊父詎該
犯仍執前供不改隨提伊子與之面質始吐實情因在家賭博
輸錢爲人逼索情急遂冒認奸細希圖正法了事乃按例責
放愚民罔知利害而讞獄者稍涉粗心即至屈殺可不慎哉
楚省江面及洞庭湖内向多盜吳督達善購線訪拏辦理嚴速
盜風始歛粵撫李瑚操守廉潔番禺所屬沙灣茭塘素爲盜藪
李帶兵前往嚴拏重辦村民始畏法又有議二公寃濫者甚矣
任事之難沙茭二處每遇新年輒互相鬬毆名曰打缺以卜秋
收豐歉此種惡習余在粵時未能革除聞須責成該處衿士如
違先將衿士懲處庶稍歛戢

某尚書之子病危忽云此事與我何干爾來捉我又代鬼語云此事原係汝父所爲因汝父陽壽未終先捉汝去再過兩年還捉汝父又承審此案司員亦與尚書之子先後身故故時均如死者受刑模樣予在粵東聞前有陸縣丞因承審命案誤執已見將佐證刑求拖斃未幾縣丞身死死時亦如受刑模樣樞由水路回籍又墮水中人命關天豈容屈抑吁可畏也

故老云刑部殺人殺止一身戸部殺人殺及一家蓋追呼之擾子孫尚不能免往往傾家蕩產而後止自古言利之臣賢如劉晏尚不克令終況其他乎書此俾居官者知刑名易造孼也

折獄不能不兼資採訪但仍當就案細心推勘切勿先入爲主前歸州盜案沈臯作鵬派員往訪轉以良爲盜寘獲沈誤執爲

實致罹重典予撫豫時原武報延燒致斃八命之案因情節可
疑屢駁之嗣司府皆稱派員往查與所報同予不信不久在他
縣盤獲放火首從之犯審明正法知縣參革可見派員不可深
信也
聽訟者在於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刁訟成風而地
方官每規避處分往往束諸高閣其審理者又以到案供明聲
請免究無怪乎奸民紛紛投牒良善轉爲拖累矣王文成在江
西時呈多不准嗣又定呈詞止准敘一事不許過兩行文成豈
防民之口者亦譸張爲幻不得不力遏其流也
予在粵時蔡逆闌入粵省竄匿西路洋面彼時適西省宣化縣
有習教糾搶之案審出廉屬奸民與之拜會並誣告圖陷情事

予至電白即有以此案夥犯多名擱輿具控者呈內捏稱此等教匪與西海洋匪一氣糞圖聳聽東省文武遂信其言予置之不理將控者亦解赴西省歸案審辦審得續告之犯即係教匪欲借此洩忿圖脫按律正法其餘習教搶劫各犯分別定擬完結次年舟師赴西海拏獲洋匪多名隔別訊供實未與東西二省教匪糾結並查教匪亦無竄匿西海者可見粵省呈詞殊難盡信

潮州與閩省漳泉接壤民多械鬬其鬬之起皆因細故地方官若速爲淸理彈壓原可息爭乃置若罔聞不肖者爲富戶頂凶從中漁利遂積漸成風不可救藥該處距省千里每解一犯需費五十金犯輒盈百州縣憚于押解意存消弭上司亦慮虧空

徉爲不知聞漳泉亦然若以一參了事則從前階厲者轉置身局外現在接任者動輒得咎近於不恕細思之難拘提省虛文惟當責成道府就近清釐有犯必懲州縣不至藉口解費無出民知犯者不赦桀驁之風或可漸戢所苦者案關大辟部中按例駁詰不能不提省由司招轉聞有犯者將其公祠封閉尚知畏懼

予在豫楚有被賊裹脅私自逃回者胥役向其訛索不遂即行縛送予以賊未蕩平正當解散況愚民被裹逃回尚知畏法從寬釋放並飭令似此逃出者不必妄拏迨調粵督見所獲洋匪內眞賊少而裹脅多但粵民貪利忘生不恥通盜前此招撫上岸者不久仍逃下海與楚豫情形不同

向例拏獲洋匪審明內有應斬梟者三名獲犯文武准送部引見不肖員弁竟有賄買情弊該犯得錢到案冒認與頂兇無異督撫過堂時向止將死罪各犯解送予改令將全案獲犯解候覆審以便隔別研鞫斟酌定擬區區之心雖覺稍盡而三年內是否竟無枉縱仍不敢信書此以見官場情僞百出司民命者慎勿粗心浮氣也

阮濬光平驅逐黎氏佔據安南後孫督士毅帶兵前往未久收復黎城膺五等之封福嘉勇向予云不意孫某竟能如此予云阮光平崛起奪國豈肯無備恐係羸師誘我深入繞後抄截殊爲可慮嘉勇不以爲然未幾失利報到官兵傷損甚多純廟意不懌孫摺末批即行發出阿文成詢商熊光對云孫某

既經失利再聞
聖怒必更措置乖方似宜降 溫諭令其全師而出庶免再誤
少頃又見軍機文成即照熊光言具奏大合
聖意並諭汝向不滿孫士毅茲奏及此不愧大臣遂取摺進內
加批並傳諭孫安心帶兵退出
派嘉勇前往懾以聲威阮光平斂關乞降隨後親自來朝粵西
得以安謐
㗶咭唎擅入嶼門因洋商內狡黠潛與勾通壟斷牟利別無他
意只須將該國貿易暫停自然畏懼不必用兵此事初發熊光
與孫撫玉庭密商意見相同蓋該國本非安分夷人素於海面
搶刼他國貨物從准其進貢後遂藉

皇朝聲勢覇佔貿易該國養兵之費全賴抽分商稅故暫行封
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無論該國兵船高大比粵省戰
船加至數倍鎗砲亦然官兵非能必勝况此等夷人類于禽獸
急則鋌而走險設肆螳拒稍傷兵民不得不斷其貿易既斷貿
易必至往來東南沿海一帶竄刦如前明倭患熊光躊躇再四
始會奏
上以未即調兵失之遲延軟弱疊次嚴飭孫見
旨畏懼兩次合熊光催提鎮出勦因告孫曰萬里之外
皇上豈能周悉沿海情形我輩身任封圻當以
國事為重一己禍福在所弗計公獨未見趙營平范文正列傳
乎此事我定計整勵兵威示以鎮靜該夷自然退回如有不虞

當獨任其咎孫聞言而止未數日該夷將闖入嶼門虎門各兵船撤退具呈悔罪准其照前貿易竟無他患熊光未能先事剴切陳明上禁

宵旰咎無可辭而區區保障東南苦心不得不略紀顛末俾後之官粵者詳悉情形免致孟浪開釁

粵海關貿易由來已久勢難斷絕但如毨羽嗶嘰洋布棉花可製衣服等原不必禁至珠寶已無用而水法鐘表是該國以銅片易我金銀豈非墮其奸計自當嚴禁俾遠夷共仰

盛朝不寶異物再洋商惟利是圖監督鮮知大體其出入貨物多違例禁所有硇沙白鉛二項經熊光奏明定以限制洋錢成色低潮粵民因其用便轉將紋銀先換洋錢甚至倒添成色近

更流行江浙是中國利權外夷操之成何事體鴉片之害尤劇無如海關官吏明知故放藉取陋規若交地方官查拏不過徒飽胥吏惟當將應禁者實力嚴禁選擇廉潔通曉大體之員久任海關責成稽察洋錢宜先在江浙等省令其傾鎔方准使用則洋錢不能行遠夷人無可居奇再於閩粵以次照辦庶可逐次挽回西洋人已衰弱似無能為所應防者在暎咭唎及新起之佛郎西定例止准以貨易貨近日海關混雜故金銀下海亟宜嚴禁

粵省洋面不及粵東一省之長且閩浙僅有外洋粵東天生內洋為逋逃藪防守殊難周密人皆曰海中礮臺孤懸無益不知舊時防倭設此豈可狃于目前無事輕易更張又順德令周祚

縣云閩省沿海居民見賊登岸必齊心擊打而粵省沿海奸民轉為賊耳目甚至糾引入港刼掠富戶其匪船米石篷索釘鐵等項皆岸上接濟內盜不除外盜如何能去蓋粵民四維蕩然貪利忘生莅斯土者變風俗為首務也

湯文正斌撫吳時日以正人心為先務如驅除五通拆毀淫祠禁止婦女入廟燒香不准刻淫詞豔曲皆移風易俗正本清源之道

前左翼鎮黃彪蜑戶出身與粵洋漁船相熟周知盜蹤常於五更駛往盜匪停船處趁盜尚未起椗密速擒捕鮮能逃脫所獲盜船物件賞給出力兵丁兵皆用命故黃在粵獲盜較多蜑戶為粵民所不齒而黃在水師中甚出色可見用人貴因地制宜

不拘資格也
前安南阮藩光平窩盜銷贓粵東洋匪以該國爲逋逃藪今越南阮藩暎福受封後始禁止匪欲與之爲難阮藩於江坪各海口密埋鐵練鐵錐誘匪船深入舉鍊斷賊出路擒獲無數將首犯解粵正法惜在後匪船逃竄未得一鼓殲擒而該藩巧於捕盜可嘉也
庚子予隨和相讞獄滇南見滇黔漢民凌虐苗猓已甚卽恐其生事端未幾而楚黔之苗頻變蓋該處苗猓自鄂相等大加懲創後始懼聲威較齊民更爲守法綏輯之道須恩威並濟庶日久相安兩廣獞猺黎人亦然不可因其恭順遂任官民凌虐也
湖南鎭筸三廳苗民滋事後帶兵大臣措置均未合宜同知傅

發於沿邊設卡查出客民私佔山地酌撥壯丁爲養贍經費就近防守並均苗產給窮苗耕種建書院令苗民子弟肄業近稍安謐

古者農田專藝五穀桑樹牆下未聞在田自木棉之利興田畝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並重勢難偏廢此外如紅花靛草地黃甘蔗等物民用所需亦可聽之獨烟葉無益於人楚省均州一州衡州一府皆種之但未奉

旨飭禁若外省出示禁止徒滋吏胥婪索粵東風俗重商輕農該省田本少又因五穀利薄種者不及十之五六平常仰食西省西船不到米價頓昂爲今之計先當禁種烟葉等項以廣米之來源再嚴禁燒鍋等以杜米之去路而後可言積儲否則是

先奪現在之民食而徒籌將來之接濟豈非倒置乎
予家舊在休寧大斐村地處萬山之中一綫可通明末先高祖
世鎮公預囑族人多買紅薯晾乾收藏後軍興嚴把村口闔族
賴免搶擾以薯充糧亦不缺食予駐盧氏該邑亦在萬山中民
貪利平日多種烟葉戶乏蓋藏曾舉此事剴切勸諭未久予陞
任湖督不及遵改書此以告後之司牧者
京通倉儲每年量入爲出所餘本無多且宗室添一人卽添米
一分麟趾繁衍兼之旱潦不齊河未復舊亟宜籌備阿文成以
此問予予云惟有遇近畿稔收年分採買二麥雜糧酌量搭放
或關東稔收和糴由海運至天津比轉漕總節省舍此別無良
法王公俸米較多出售者大半或可酌量折支

乾隆年間有云京通二倉儲米短少並米色平常者奉
派劉文正等往查文正到彼體訪即回京面奏漕米久藏倉內
米色保無不齊而官兵領米有願領回者亦有願兌與鋪戶代
領換取白米者情形不一若紛紛盤量不特徒滋騷擾並恐轉
於
國計有虧荷蒙
鑒允自此數十年兩倉亦照舊支放無事洵乎漕無弊而不行
而老成人不為浮言所惑也
唐定租庸調法租出自農庸調則係四民並輸即宋改免役亦
計民貧富分五等輸錢今悉以兩稅取之是以士農工商所應
輸皆取辦于農無怪乎農日以困而逐末者紛紛矣且農又非

已田交租之外所餘無幾即收租之家亦情形不同富戶巨室田畝盈千恃有勢力其交納時官吏轉不敢任意多收設遇災荒尚有別項出息貼補不至遽形支絀惟中戶下戶田本不多專資養贍而不肖官吏又未免額外浮收一遇凶年非賣田無以度活中戶變爲下戶下戶變爲無產而貧民日多矣

古者征收粟米之外多係絲縷不以金銀蓋衣食爲生民所必需其用實金銀即饑寒不能濟其用虛今用之日久雖驟難全改然亦須斟酌時勢虛實相權而行若專重金銀二者爲物無多取攜較便又何怪民輕去其鄉商日富而農日貧也頃見三國志曹魏曾專用粟帛而市中以濕米澆布攙混以致百弊叢生復改用錢此事亦宜隨時斟酌尹文端陳文恭在江省時維

時四府糧道係胡文伯漕務肅清民受其益又江蘇一帶米石往往私自出洋雖從前辦有顧堯年之案而奸民漁利闗吏賄放仍不免透漏前撫費淯在蘇時獨能實力稽查公在蘇數年米價平減蘇民至今思之

乾隆五十年常昭旱災先大夫捐資並勸親友冬間煮粥施捨貧民所全甚衆嘉慶七年湖北下游歉收熊光與全撫保奏明將鹽務陋規分散被災州縣並勸諭富戶仿照煮賑地方帖然荒年賚賑貧民最得實惠亦宜就近分厰擇愛民者經理之故老云江浙每遇蠲免年分收成必薄蓋維辟玉食閭閻分應輸將小民一飲一啄均有定數即天亦不能使之盈餘予歷仕四十餘年見官員辦災及河工軍需等務染指侵蝕者不特敗露

立于重典即私載回鄉不久亦爲子孫蕩盡可爲烱鑒

漕船遲延馮鴻臚應榴以爲由于船身高大笨重難行奏知軍機大臣奏准飭于拆建時改小改低既改之後遲延如故益鴻臚因其鄉先達朱竹垞詩中曾詠及此遂信以爲然不知改小改低喫水更深且旗丁無從帶貨丁力益疲於漕運仍無裨益昔人云漕無弊而不行以此見舊章之未便輕改而讀書不可膠柱鼓瑟也

予閱吳郡志見吳江長堤上向有石碑一通載明水漫至第幾石即淹邑中何處低鄉民田又漫至第幾石即淹次低田直至高鄉止該邑田畝受災輕重覽碑驗石一目了然此昔人良法周守諤云此碑尚存予曰不特吳江當守舊制凡江浙水鄉應

仿照行之倘有水災庶免吏胥朦混民多益矣

彌補虧空之說起于和相赴滇讞獄訪得該省倉庫多短缺孫撫士毅恐再干重譴慫恿和密奏允准州縣缺分甘苦繁簡不齊缺好而地處衝繁即有出息僅敷貼補公用如直隸良涿楚北宜城能保本任無缺已屬幹員安能彌補舊欠偏僻處好缺無多每年或有盈餘亦何能代前任完盈千累萬之欠雍正年間將耗羨及鹽當各陋規撥補倉庫始得無虧今耗羨等概已歸公若令重取是加賦矣不加賦而責令設法歸款不過移東補西仍有名無實如不准挪移非侵即貪所得小而所失大此說不改竊恐百弊叢生以上情形嘉慶四年荷蒙

垂詢熊光曾一一面陳

乾隆年間京師錢價日賤議者曰民多私鑄應嚴查禁維時胡季堂官大司寇告予曰此事不可操之太蹙將來必患錢貴若錢貴物賤固妙倘錢物並貴兵民必更受困不久即應其言予訪得近日錢貴緣產銅既少又各局人工食用較前倍增而例則照舊不能請增遂私減卯錢少則貴必然之勢調劑殊無良法再近日耗銅處太多如大火盆每個需銅數十斤之類當查禁之

鼓鑄銅斤短少固由滇省峒老山空而派運亦辦理不善蓋運銅本係苦差其交代時或短缺倉庫藩司拘泥彌補又將應領水脚坐扣遂不免沿途盜賣甚至未抵百色無錢雇夫拋棄不運予在粵訪聞百色附近一帶存置未運之銅爲數不少竟無

法調劑書之以備採訪

雍正年間及乾隆初年兩浙食鹽官價甚賤額引暢銷商亦獲利數倍蓋其時每鹽一引完課一兩成本既輕可以照價發賣官鹽價賤私鹽不能獲利盜販者少商得轆轤轉輸竈戶亦隨煎隨賣無須透漏邇年以來正課如舊雜派較正課增至數倍成本既重則價值不得不增官鹽昂貴私販充斥額引壅銷商竈均困實由于此

湖北鄖宜施三府在萬山之中廣東高廉雷瓊四府地瀕大海此種缺分較苦每有缺出歷來上司均將才具平常之員委往署理不知叢山易藏奸宄近海更多萑苻況各府距省較遠尤應遴選勤慎者前往庶足以資整頓督撫為封疆大吏方伯乃

一省表率自當為缺擇人豈可為人擇缺後之官一二省者亟宜
恩變通之
蘇撫明德於籤押房壁上分各府州縣粘貼壁套將該處應查應詢公事隨時裝入每遇外府州縣進省公即檢閱面向查詢以觀其才有不能對者即訓斥之從此各屬均留心公務辟文淸云見屬吏除公事外不可泛談阿文成任甘督亦然蓋巧宦甚多以揣摩為逢迎不得不防其漸也
古北口提標官兵差使最繁提督王進泰每年夏秋收後探明何處麩豆價賤動支公項派員前往買回豫備喂馬又于附近閒地教兵開種雜糧菜蔬一切軍器皆親監製逐年積儹營運於古北口開一二典將歲入子金貼補差費鎭算鎭富志那在彼

設法積償銀一萬數千金奏明生息貼補兵丁提鎮實心經理公務兵之受益者多矣

營伍難免虛糧等弊提督慶成云巡閱時所過塘汛必須先行抽查隨路挑看技藝迨到營閱兵逐一呼名照冊親點如有年貌不符立予查究蓋營員朦混常以現守塘汛爲開除技藝平常借此掩飾甚至移東補西充數搪塞管兵者不可不知

總督用營員爲耳目流弊甚多然兼轄文武若不准其進言下情又不上達矣法在兼聽並觀愼勿先入爲主教職佐雜之言亦有可採當照此而行

手談演劇耽誤政務官既嗜此幕友長隨相率效尤何從禁止且年少子弟耳濡目染易壞習氣至優伶罔知廉恥乃有用爲

僕從者流弊更深戒之戒之

熊光在南陽天旱赴各廟祈禱因應因諭守令即將山川社稷壇潔除熊光齋戒往禱越日閩省大雨麥收豐稔嗣官楚粵仿行輒驗乃知地方非有旱潦瀆祭無益凡牧民者各壇必當隨時修葺毋褻

粵省救火水龍係西洋人製造可以逐節按高能隔城噴水巧而得用惟外城大新街一帶取水稍難予飭縣曉諭添掘井座免致緩不濟急因思杭州等處素多火患應照毛西河之議曉諭改竹木為磚瓦再仿製粵省水龍備用

竹山縣城係范牧繼昌捐建城中向無井予日設起急火豈不坐困乃邑紳等惑於風水不敢興挖予令地方官一面曉諭紳

士一面親詣龍神廟虔禱先在廟傍掘井得水後之官此者再
勸諭百姓于城中陸續添浚庶有備無患
休邑山多田少米皆仰給江西西米至徽中隔漁亭山路五十
里崎嶇犖确挑販維艱予伯祖任文公於漢口蘇州一帶徽籍
生業中勸捐捐項交漁亭僧人募工陸續開砌卒成通衢徽民
賴之工竣僧隨圓寂未幾堂弟錫齡生得乙未殿撰
徽州考棚傳係古林黃氏獨修其後人黃軒得辛卯殿撰聞凡
修文廟者後人亦必得科名蓋尊師重道嘉惠士林子孫自享
其報
施愚山先生于白鷺書院講長幼有序因及少傷孤露中鮮兄
弟至于涕泣座中有鬩牆者爲之悔化如此方無負師道

易州

陵寢及

萬年吉地需用磚瓦向係內務府承製嘉慶二年改交易州燒造予到直訪得此項磚瓦內務府自製自用相安已久若令該牧辦理日後交收必多需索等弊官定賠累將實情告知和相詳洽停止

安肅產白菜藩司載赴京師饋送逐年加多該邑每年雇車賠累不下一二千金予到直札令停止又貢桃向產肅寧嗣邑民將桃樹盡伐去始改深州採辦大吏稍不經心百姓已多擾累

山東單縣孫炳以乾隆乙巳丙午旱災散賑不假手胥吏令鄉舉老成者一二人赴縣孫面發給轉散無力葬者盡代掩埋凡

出賣子女給價收買分屋養贍次年豐稔仍令其父母親屬領
回均不索還買價尚有二女無所歸孫認作己女爲之擇配此
不愧民之父母
貴州懷仁令李振文下車時知民健訟凡遇投牒者俱坐大堂
逐一研訊實者卽申理虛者卽創懲三月以後訟風頓息邑中
盜賊嚴拏重處宵小遠竄境內肅清
福建署龍溪令單瑞龍能得民心漳泉械鬭官往查拏往往肆
其頑梗獨單令聞信立卽親往曉諭民受約束各相解散休寧
靳令光著在縣數年審斷公明苞苴謝絕爲歷來所未有調任
桐城頃見桐邑人述及其在桐時亦如在休邑之政聲卓卓惜
終于下僚未得展其猷爲又原任長洲許令治歷官常熟華亭

政聲卓卓今總漕兆椿郎其子也

乾隆己卯許任華亭時秋霖害稼許以聞于郡守置若罔聞許赴郡齋三晝夜爲民請命鬚盡白郡守終不一語許乃自發文通報而郡屬災民已有鼓噪于郡署者郡守始恐招許爲諭散之大吏得報委勘災象屬實許喜邑民有命鬚復轉黑

教匪滋事時署房縣魏象臣晝夜在城防守其妻誓不受賊污辱一日訛傳城破妻將妾及女勒斃始投繯自盡至今房縣城上有魏夫人祠

故老云雍正年間歲底

賞賜內廷大臣每人一二萬金常熟蔣文肅廷錫得賞萬金仍以度歲不敷爲憂其侍妾杜氏卽文恪溥之生母問云相公有

何心事鬱鬱不樂文肅云每年年底親朋俱有餽贈今年不敷分送是以不樂杜氏云此係人情何妨酌減文肅云我居相位倘無借貸親朋多係寒士仰我度歲若減於往年伊等更如何拮据杜氏遂以所藏簪飾典質應用先是杜氏之姊在松江王尚書家爲女優文肅乃尚書之底其未遇時寄食松江未免落魄杜氏之姊獨加青目贈以盤串勸其入京圖取功名並將伊妹終身託付文肅不意女優中具此巨眼也

二圖

蔣氏之澤實由副使莘田先生伊於康熙年間繪上難民等十

仁廟覽圖及疏動容嗟歎禁兵焚掠保全甚多又上救荒策以宜分不宜聚令縣各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

爲賑勿委于吏災黎均沾其惠而文肅體邺單寒亦不可及

英少農和爲德師保之子少時和相欲以女妻之師母弗允相怒當相用權時人爭攀附而母預料其必敗智矣哉

王大宗伯懿修僅有一子壯年術者爲之推算云命當有庶出一子其夫人遂置媵貌頗佳宗伯云何苦害人家女妥爲擇配後宗伯位高子宗誠任宮詹孫三人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郎臯若伊夫人自幼訂親後因出痘傷目成瞽兩足並似癱瘓外家情愿退姻養女郎宅亦皆同聲慫恿另聘廉訪堅執成約娶回偕老守義不渝足風末俗

予幼而失恃掌外祖母汪氏撫卹備至聞外祖母曾向予乳母云此子將來似有出息但一代爲官三代爲丐官亦不易做予

在外任十年見一舉一動不愼輒爲民害始信外祖母慈訓確有所見

回疆鄂對之妻熱依木被霍集占拏獲欲納之不從於囚所潛逃迨烏什蠢動時熱依木在庫車馳回葉爾羌設法將各回衆器械收繳馬匹散放他處葉爾羌得無事不意回婦中有此傑出者

準噶爾之亡由於該部落以女妻拉藏王之子既而害之遺腹生阿睦爾撒納生時徧身皆血事見西域見聞錄足徵天道昭昭不爽

休寧邵某與某方伯相好方伯虧短庫項向邵借貸先允後悔方伯以此獲罪邵一日閒坐廳上見方伯來拜少頃妾生一子

邵惟歎息而已此子長大將邵家產盡行花銷邵與予有戚誼非傳聞也

先大夫入殁後柩厝北山買地之初未知拜臺下係無名氏舊墳嗣曾姓因拜臺礙伊墓道在縣具控親友皆曰事隔年久曾所控無理當與之訟　先大夫曰臺下既有舊墳亡者本不安趁此拆去一舉兩得何必興訟即拆讓之次年予應京兆獲雋未幾二先兄亦捷京兆庚子入翰林昔人云陰地不如心地好確甚

海寧陳相國之遴順治年間獲罪遣戍遼東相國到戍所有一廟名素菴與相國號同廟內共屋兩間一間年久關鎖其一間則一僧住焉相國問僧關鎖之屋因何不開僧云此係老和尚

關鎖囑以必待伊回來再開相國强令開看屋内止有兩二桌對合凝塵盈尺別無他物相國令將上面蓋桌取下見下面桌上書爲相國仕宦以及獲罪年分一一不爽相國默然知係老和尚轉世也此係相國族孫榮禮告知必非虛假可見凡事皆有定數矣

范忠宣流嶺南聞命怡然就道劉忠宣戍肅州徒步荷戈在大明門外叩頭而去乾隆年間劉文正在口外獲譴騎駝入關阿文成在滇南降作兵丁換穿布靴日到營門帶刀伺候俱得古大臣過則歸己之道

地震因水氣不能發洩京師自開昆明湖後水氣宣達地始不動

徽州發蛟時有於村口積糞遙向澆潑者蛟繞道而行村保無恙

伊江筆錄上編終

番禺陳宗穎初校

丹徒吳佑曾覆校

宛平劉家立再覆校